

大戴禮記斲補



甲寅冬月

大戴禮記斲補

瑞安廣明印刷所石印

大戴禮記辭補下

瑞安孫詒讓

千乘第六十七

不相陵斯庶嬪遠遠則事上靜 孔云遠彰也上下之

分彰

案洪頤煊三朝記註謂遠古通作章引昏義明章婦順為釋與孔略同

丁校云

遠疑即障字

案此義未塢

又云下句少庶嬪二字

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

大必中度

案此指朝臣言不當與妃嬪文相屬疑

當在後莫敢援於外句上文義似正相承貫也

凡士執伎論功

丁校功改力

案丁據少閒篇校也

王制作執技論力少閒同禮記釋文云技本或作伎
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 孔云四衛四境也 洪頤煊

云脩太平御覽引作循 案王制作適四方音羸股肱

決射御文義略同唯適四方此作脩四衛義獨殊異

少閒篇文亦同竊謂以兩記合校疑此脩當從御覽

作循循修形近而誤循與巡通說文是部云巡視行

兒循四衛謂巡行四境猶彼云適四方也周禮中車

革路以封四衛鄭注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

以內彼據王國九服言之此則據侯國四境言之兩

經義小異也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案使

字與力時文義不相承貫疑使當為事說文史部事
古文作𦉰與吏形近故傳寫謚為使周禮遂師云巡
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鄭注釋為四時耕
耨斂艾芟地之宜是其義也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孫枝云有君子曰義方本作

及幼子曰不義 丁枝依改 案義當從王念孫說讀為俄

詳尚書 述聞 上不當有不字方本肌改不足據

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 孔云講讀曰構 洪云講

當為諜字之誤也

三朝記注

案原本顧氏玉篇言部引

講正作諜洪說是也經典諜字宋本多為講詳周書

斟補鄴諜篇

夫是故一家三夫 丁校云董子爵國篇一家百畝以

食五口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王云嘗新非祭名新字

非後人所加 案此疑盧注以嘗新二字釋嘗字而

傳寫誤入正文

以節民事 嚴校云高安本民事作民食案同洪

地移民在 孫校云方本作地移民聚在字屬下讀

案方本在字屬下今之世讀是也讀同孫但民下挽

一字方本作聚恐肌增耳

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 孔云殷眾也

殷書蓋戶籍之名 案殷書義難通孔說亦肌定無

徵竊疑殷即版字形近而謫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

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書版者謂之版書猶書策

者謂之策書矣

五穀必入於倉 孔云必入言無露積 丁校云必畢

通用 嚴校云尚書大傳畢力賞罰白虎通諫引作

必力左氏隱元年傳云同軌畢至白虎通崩引作必

至

四代第六十八

夫規矩準繩鈞衡 孔云鈞權也 丁校云管子揆度

以權衡規矩准為正名五則以權為鈞亦可加繩則

六矣權衡元可分然鈞是鈞盤管子七法作均又周

語云大不出鈞韋注鈞所以鈞音之法也詳續管子

宙合以繩准鉤規四者並言則當改鉤形勢解云規
矩鉤繩韓子大體篇操鉤作一本視規矩舉繩墨案
依丁後說則鉤當作鉤義亦得通鉤盤與鉤音之鉤
異物與規矩等並舉亦不類丁前一說可刪

以興庶虞庶虞動 孔云大訓不曼庶虞 嚴校云困
學紀聞引亦曼庶虞

真然而興民壹始 孔云真然新貌言與民更始 丁
校云孔注似改興為與又似不改 案疑當作與民
更始興壹即與更之誤

子曰可以表儀 孔引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

可以知其中 丁校云表儀似即入官之表儀 案洪

同

羣然威然 孔云羣然可親威然可畏又云威宋本謫

威从大訓改 丁校云羣然於人何所不容威然其

不可者拒之威然即威然 案洪亦从威云威近也言可親近義與孔丁異

見才色脩聲不視 孔讀 聞怪物怪命不改志 孫云疑

當以不視聞為句 嚴校云案聞字改屬上句似不

必屬上句 高安本 脩聲不可言視固矣但古人不拘句首有

見字可云見即可云視依孫校則聞字亦當作聽
案嚴說是也才色義難通疑才當讀為采書皋陶謨
在治忽史記索隱引今文書在作采在才聲類同故
才采亦得相通借也

委利生孽 孔云委積也 孫校云昭十年左傳蘊利

生孽

案洪說同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 孔云洪範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天德也柔地德
也正直人德也 丁校云文五年左傳天為剛德

案此篇盧注已佚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盧注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丁校下增有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據彼注則盧以周禮師氏三德釋此三德其說雖不塏然可補此篇注義之闕也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云不久無恆也 案孔說難通

久疑當為以以已字通此經以已二字多謂願求富

無終已時也以久形近而譌

依勿與謀

孔云依違者不足與謀洪

案依違不可

云依孔說非是此依疑當為旅說文从部旅古文作
𠂔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此亦當讀為魯言愚魯之
人勿與之謀事也依旅形近而譌曾子制言上篇行
無據旅旅元本亦譌依與此可互證

虞戴德第六十九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孫枝云此以以字當刪

質直而好仁 孫校云舊本官本俱作質知此作質直

未詳何本

案此刻本之誤學海堂本校改質知

乃升諸侯之教士 孔云宋本曼出諸侯从御覽刪

丁校云曼諸侯之教士五字

其地心端 孫校云心下添志字

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孔云官民猶言君人也管子曰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 丁校云此文王官人之官

管子則在官言官之官管子君臣上正文卻作上官

注以為君在眾官之上與下宮中對 案文王官人

篇云變官民能此官民疑與彼義同

子曰否猷德

孔讀白非保保句是

惟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

也

孔云猷古通以為由字保保當為桀紂字形之

誤

丁校云保保即徑徑之誤

案丁蓋讀猷德保

保句謂即四代篇之由德徑徑也

徑徑同詳曾子立事篇好直而徑孔

注其說甚塙但上下文義仍難通依彼文云由德徑

徑吾恐惟而不能用以相推校似謂用德行之則

甚徑直今不能用而德惟亂於前

惟乎前上疑當尚有德字而今本稅

之故有以小國代大國則不得不更制典物以變易

民之視也大意似如此唯保保徑徑究不知孰為正
字耳孔失其句讀又校改保保為桀紂大謬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 孔云祔盛服

也又云庶上大訓有任字 案庶人以言疑當作度

人以言庶正字作度與度形近又涉上文而誤此承

上總言不專指庶人也夏后氏之祔古書未見竊疑

祔當作珩即左定四年傳所謂夏后氏之璜也哀十

傳四年璜珩二字聲近古可通用行與付形近左玉形

又涉下袍褐而誤从衣遂成祔字耳此謂以言度人

則內外未必相符契若老子所謂被褐懷玉無由知其寶也大訓庶人上有任字蓋肥增不足據注大本亦依大訓

增任字非是

誥志第七十

節事以動眾則有極 孔云宋本疊出動眾從大訓刪

丁校云動眾宜疊

孫校云不應刪

案洪移下動眾二字着下

句有極以使民則勸上似非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 孔云下史記作又 嚴校云下

索隱作亦

案王校亦從索隱

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 嚴校云史記麻書云昔自上

古麻建正於孟春案晉書律麻志引亦作建正

物乃歲俱生于東 孔云言萬物與歲俱起於春 嚴

校云俱史記作具案注中校同 案物乃歲文義難通疑

物乃當為朔及二字之誤朔篆文與物相近乃及亦

形之誤周禮大史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此朔

即朔數歲即中數也歲謂自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

十二月節氣一周朔謂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

日躔十二次一周二者俱起於東方也

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 孔云悲色

當為斐色言好色不淫也斐即妃字蜀都賦曰娉江

斐 洪云能力也悲憂也管子曰賤人以悲色告愬

其主 記譌 案能態之段字悲色猶言顏色也考工

記梓人云且其匪色必似鳴矣鄭注云匪采貌也此

與管子之悲色並與匪色聲義同孔釋為妃色則與

上句動能文義不相貫矣 注昭本徑改為妃色尤誤

步于四川伐于四山 孔云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

丁校云四川四山四方之山川與九山九川一例

案伐四山義亦難通疑宋本作代不誤周禮甸師云
喪事代王受青莪鄭注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
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莪弭後殃或四山亦有遣官
代禱之禮與

於時龍至不閉 王云閉當作閃 孫校云說文閃窺

頭門中也

案洪說同

蚤蟲不食天駒 孔云凡物幼曰天馬幼曰駒 丁校

云天駒指小馬 洪云天少也 案天疑當為麋之

省爾雅釋獸云麋其子麋王制云不歠天鄭注云少

長曰天

雉出服 丁校云服似版之誤

賢人並憂 孔云憂讀為優 嚴校云說文憂行之和也 从欠息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人以憂為息喜之息而以優代憂唯大戴自來寡誦習者故偶存古義而未改

文人官人第七十二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盧注云試以眾德歷觀其才也

孫校云民當改以 案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

之論辨然後使之又云司馬辨論官材此變即辨之
借字變官民能猶辨論官民之材虞戴德篇云此唯
官民之上德也民似不必改以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 孫校云富貴上當增一曰二字
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 案強其所
不是則當勉其不及而不必慮其踰此踰字依聲類
當讀為偷謂苟且也詳周書斟補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 孔云成字衍周書無案汪本
無成字

志殷如浚 盧注云浚蓋深字案汪本 孔云如浚周

書作以淵。口校云浚即浚字譌體而不悟其為避

李唐諱也。錄本案某校說亦通若然此字譌在唐

以後則盧注末四字豈後人校語誤與注渚耶

其貌固嘔。孔云戴氏校本改嫗。嚴校云嘔嫗古通

用不必改。又與謳通。東原先生撰方言疏證於嫗色

下校云嫗亦作嘔。引廣雅為證。則已知不必改矣。廣

雅釋詁二云嘔色也。又釋訓云嘔嘔喻喜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案作當為作之譌。曾子立事篇

盧注引論語其言之不作亦譌。作為作。

曰愚怒者也 孔云怒盧本作驚 案怒疑駕之借事

二字聲類同

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 孔云周書云自順而弗護

孫校云官本從方本刪有道而先困五字 案慎汪

中校改為順是也下文云自順而不讓此書順字多

作慎詳保傅篇孔補注說自順義詳前無辨而自慎句孔註

曰始妬誣者也 孔云始字疑與妬字相似而行戴氏

校本刪孫校云始字空刪案汪中說同

曰治志者也 孫校云治志方本作志治

欲色嘔官本作嘔色以偷盧注云偷苟且也 嚴校

云逸周書偷作愉愉即媮通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
氣發形于外之象曷嘗言小人之情形乎盧注于上
下文全不檢點

五曰生民有霽陽 孔云霽宋本譌靈从元本改案說
文霽正陰字从雲今聲 丁校云說文雲部黔雲覆
日也古文或省作𠄎陰陽二字相對並在阜部
隱於仁質也 孫校云質下當有者字

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者也 盧注云

寡類不好狎 孔云周書曰口弗求情忠而寬貌莊

而安曰有仁者也 王云經文本作靜忠而寬貌壯

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貌與貌同謂其情忠而

寬貌莊而安也寬寡貌類皆字形相近而誤聞案

王校以靜為情類為貌是也餘皆未當此以周書互較

疑當作施不在多多靜而寡貌謂多情實而寡文貌

猶王言篇云多信而寡貌多情即多信也誠情字通上文

云多稽而儉貌寡貌與儉貌義略同下情亦正與此相

反今本無多字涉上句而挽貌又譌類廬所見而寡

字則不誤周書寬乃寡字之誤王轉據以改此俱矣
莊以安人人當作之曾子立孝篇云莊敬而安之下
文敬以安之亦誤為安人可證言其貌莊敬而居之
以安不矜持也

浚窮而能達

盧注云浚深也

案浚疑即深字上文

志殷以深深作浚與浚相似上文又云用之物窮則
為深與此義同盧注當作浚深字與前注云浚蓋深
字齡本亦亦正同今本正文譌作浚校者并改注作
深也以就之耳

幽閒之行獨而不克 盧注云克好勝人也 案克當

作兌形近而誤兌隊字通謂處幽獨而不隊其行也

盧注緣誤為訓不足據 詳周書

廉潔 丁校 而不戾

歡欣以敬之 孫校云敬當改致

敬以安人 孔云安字誤當為要言不貌為恭敬偽以

要名 孫校云安人當改安之 案孫校是也詳前

孔說誤

道行而不平 盧注云言以道行復不平也 案不平

與道行文義不相貫平當為卒之誤字漢隸卒字作
卒與平形近故為謂能行而不終也四代篇卒明王
念孫校謂是平明之誤與此可互證

畸鬼者不仁

孔云畸倚也

嚴校云畸人見莊子詁

師李注畸奇異也廣雅

釋詁

鬼慧也又

云畸衰也

畸鬼疑是奇衰詭譎之意又荀子脩云倚魁之行楊

倞注云倚奇也魁大也倚魁者皆謂偏僻狂怪之行

蓋倚魁即畸鬼也

案嚴說是也奇衰亦見周禮宮

正鄭注云奇衰譎觚非常又大司樂云大傀異裁注

云傀猶怪也此鬼及荀子之魁皆即傀之省借字

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 孔校云慎當改順

使是長民之獄訟 孫校云長當改掌

二曰鄉則任貞 盧注云幹事曰貞 丁校云當云事

幹或云事之幹

三曰官則任長 盧注云周禮曰大事聽改丁校從其長小

事則專達

六曰家則任主 盧注云易曰家增丁校人字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

論辨九用以交一人 案交當為效之段字交效聲類

同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 盧注云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

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丁

校傳改傳又云禮志檢未得 案此冢上引鄭立士

虞禮注疑禮志即鄭志佚文鄭志以經分類隋唐人

引之多省稱某經志也

徙之日君立服從者皆立服 盧云周禮司服職曰公

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孤也丁校改公是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

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

大夫之服汪本作卿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

再命禕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丁校改外內命婦之

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丁校改沙案沙古字盧

當是盧氏舊本如是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

祭統曰公衮疑亦盧氏所改冕立于丁校阼夫人

副禕立于丁校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

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
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
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纒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
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也
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
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為冕玄冕祭
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為合今舊本作
下注本
同此孔
氏校改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禕
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

上公夫人乃禕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

丁校改禮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

命者亦展

丁校改禮

衣不命者則亦祿衣玄又分公

疑當

卿大夫玄冕

二字衍

及其妻為三等而升降其服經

云孤締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

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締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

宜耶

汪本

孔云玄服冠端玄也禮爵弁緇衣注以

玄服為爵弁誤矣周禮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

鷩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廟事皆當與尸同服士

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則主人亦申其上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者凡冕服皆玄其幅皆端通五等言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為冕及以裨冕為鷩毳之等皆非是荀子曰大夫裨冕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蓋裨冕即玄冕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案玄服此篇與下諸侯釁廟篇兩見盧並以爵弁釋之蓋因釁廟云君玄服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而禮記雜記說釁廟云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兩記文不宜舛異故據以定之也雜記孔疏則

云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是孔冲遠以此玄服為即朝服孔氏補注則以為玄端服並與盧說不同蓋經凡言玄服者必玄衣玄裳禮經所謂衿玄亦作衿玄說文衿部云衿玄是也衿衿之俗與唯言玄衣者不同猶凡言素服者必重素與唯言素衣者不同也以禮服考之爵弁服玄衣纁裳朝服則緇衣素裳皆無玄裳盧孔說於義並不合惟補注以為玄端服則正是緇衣玄裳

緇玄色略同 通言不別 與袵玄之服合其說實較舊義為長但

雜記云爵弁純衣而此記云玄服無在寢在廟異服

之明文補註說唯此未協竊疑此玄服固是玄端然

與特牲冠端玄不同蓋爵弁玄衣玄裳也司服於王

侯卿大夫士服之下總承之云其齊服則有玄端素

端是為王侯以下齊服所通用鄭注以為專為士之齊服非也詳周禮正

義蓋禮服冕弁冠諸服並繫冠為名唯玄端素端獨

不以冠為名明其一服而兼數冠凡貴賤等差不同

有冕服之玄端有弁服之玄端有冠服之玄端哀公

問五義云端衣玄裳冕而來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此
玄冕玄衣玄裳冕服之玄端也特牲之冠端玄者玄
冠玄衣玄裳冠服之玄端也此記玄服則爵弁玄衣
玄裳乃弁服之玄端與爵弁之本服玄衣纁裳不同
與玄冠玄端亦不同猶素端亦有皮弁白布衣素裳
與皮弁素衣素裳之本服不同與縞冠白衣素裳之
素端服亦不同也詳雜記疏引賀瑒說漢以來禮家說唯知有
玄冕玄冠兩玄冠而爵弁服之玄端尠有知者故多
誤解冕弁服之玄端為王侯卿大夫之齊服禮經多

士禮故所云玄端皆繫玄冠服惟玉藻說天子玄端朝
日諸侯玄端以祭孔擗軒以為即玄冕服則不必破
字而義可通鄭注及孫叔然咸以玄端專為士齊服
故並破端為冕但鄭君謂五等諸侯自祭同用玄冕
司服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也而孫謂五等諸侯祭先君
亦裨冕即上下是也則各得申其上服與鄭義不同
盧氏亦從之改公羊昭二十五年何休注云禮諸侯
朝祭同服孫說其義實為允協但玉藻以祭對朝言
似即本於彼

不宜專據祭之下服孫氏玄冕之說於玉藻終有難

通耳又盧所定諸侯卿大夫命婦之服與鄭亦不同
鄭玉藻君命闕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注云
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
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以次受此服彼注又云公
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
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蓋鄭意公之臣與王臣同服
孤一等卿大夫共一等如司服所云侯伯子男之國
無孤則卿大夫異等其妻服亦如之如其說是侯伯
子男之卿得服絺冕妻服鞠衣與王公之孤同而王

公之卿反止服玄冕妻止服展衣於次尤不合故盧氏駁之其說亦較鄭為長也詳周禮正義

設洗當東祭 盧云記因卿士當言東霤 案士冠禮

設洗直於東祭鄭注云祭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屋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云人君為殿屋也鄭意蓋謂人君屋四注則有東西霤卿大夫之屋唯兩下則無東西霤故士冠云東祭也此記為諸侯禮空與燕禮同當云東霤而云東祭故盧特明之亦用鄭義也記因卿士蓋謂記者因卿大夫亦有遷廟

之禮故通云祭其說似牽強文亦有悅誤孔氏禮學
危言則謂祭雷不異不從鄭盧說於義似較長此補
注未著其說何也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 盧云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緞 丁增

豚也

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 案向雜記孔疏引作鄉鄉
向古今字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盧云以神事故亦同爵弁

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雜記孔疏云玄服謂朝服
緇衣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 孔
云此玄服亦玄端也爵弁純衣事神之服既請命時
入廟乃易之耳 案玄服亦當為爵弁玄衣玄裳小
戴君朝服則是玄冠緇衣素裳與此不同者疑禮家
之駁文鄭注云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故盧謂彼據君
不與禮孔又兼據此經及鄭說參互釋之謂未入廟
朝服入廟則易爵弁服以調停兩經之歧異似皆未
塙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 盧注云邾

改夾下並同案夾邾字通保傳注亦作邾室門邾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雜

記曰門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邾室其衄皆於屋下

割雞門當門邾室中室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

不同耳 丁校屋上改屋下案如作屋下則不得云記者不同丁校未塙此不言衄略

也 孫編脩希旦云據雜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割

之而謂之釁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

中室而謂之衄孔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衄雞亦有

屋上之釁然大戴禮釁廟篇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

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於室中可見夾室
即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
之釁矣蓋釁蚺自為二禮釁之禮重故在屋上蚺之
禮輕故在屋下周禮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此亦於屋下為之未必升屋也鄭云蚺謂將割割牲
以釁先減耳翦毛薦之則似先蚺後釁故疏家申其
說如此然蚺減耳翦毛之說本無所據而先蚺後釁記
中實無此義也盧注云小戴禮割雞屋上然小戴記
實無此語蓋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

禮記
集解

案夾

室漢唐雋說並以為東西箱廬獨以為門夾之室古
無是訓未詳何據保傅篇注釋宴室云宴室郊室次
宴寢也亦曰側室與此注義又不同廬意以此經割
雞在屋下與割羊在屋上異小戴則割羊割雞同在
屋上故云記者不同蓋與孔疏略同然以兩經文參
互校覈似孫說近是

小辨第七十四

社稷之主愛日

盧注云書云日夜丁校改宿不遑也

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

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

別義矜行以事君學順辨言以遂志阮云順與訓通庶人聽長

辨禁農以行力案學齊大道句義難通盧孔亦並無

釋攷此文並冢上學小辨言之故下文天子諸侯士

並以學與辨對舉大夫以學德別義對舉別亦即辨

之借字也注云別猶辨也竊疑此句亦當云學齊辨道齊義未詳

洪訓為同亦未塙今本作大者疑故書作父說文八部云父

分也孝經說云故上下有別又竹部云父古文別是

父與別古字同借父為辨猶借別為辨也父大形近

因而致為耳

足以辨言矣 盧云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通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

丁枝下增於字

鳥獸草木之名

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孔云宋本脫

行字以大訓增君上戴氏校本刪其字 孫校云其

若其字應刪

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 案其

疑當作與讀毋乃至口倦與十二字為句今本作其

義不可通

君朝而行忠信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形於民而發於四海
案次句當作忠信滿於中與正文正相承貫今本
挽一字荀子云忠誠盛於內發於外形於四海與此
語意正同忠誠即忠信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 盧注云謂避彊也

一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 孔云彊

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

避說同 洪云彊高安本作強 案孔說甚塙足證

盧注之誤但彊不知何人攷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

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彊此彊本
亦作彊字通彊疑即季昭子蓋周制世卿子弟多充
宿衛即周禮宮正所謂士庶子是也昭子時蓋尚童
穉侍哀公左右而公與三家嫌隙已深慮其泄言故
令之避孔子以無隱言既不必避又恐益增季氏之
疑故復命其侍此與情事正合論語孟敬子逮見曾
子昭子與彼同時校其年齒自得侍哀公矣

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
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案此上文九知

文並首尾相銜接正義辨方承上知政此正疑亦當
作政毋患承上知備上疑闕有備二字母患即無患

也

洪云母古
通作無字

用兵第七十五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校
德不塞嗣武於孫子 盧云言用兵二章但用兵革喪
除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于子孫者也 孔
云三引詩無又云之文以韻讀之餌矣子皆相協古
音久如已亦得合韻疑本逸詩通為一章鮮民二言

特偶同蓼莪耳

注中說同

丁校云呂氏慎大覽報更章

引兔置文王二詩亦協韻又云注云二章指上四句

案三引詩文義不相承貫必非一章孔說未塙

公懼焉曰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嚴校云懼焉之懼

當讀瞿莊子

庚

云南榮越懼然顧其後

釋文向紀俱反

史記

云

孟子荀

懼然顧化

錢氏考異云

說苑君道云哀公

懼然有聞

抱經先生

漢書惠帝紀贊懼然

注曰懼讀

反居又東方朔傳王莽傳中後漢書申屠剛傳楊厚傳

何敞傳皆以懼為瞿

案洪說同

少閒第七十六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 盧氏祭法曰有天下者

事改綴百神 孫云有字當改百案王念孫 案孫

校與注合但千乘篇云立有神則國家敬四代篇云

是以祭祀昭有神明則有神於義亦通

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

文王取人以度盧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

此 盧云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

謂兼之也 劉校云或說經文無此字代字絕句

案注疑當作四代據文服殷謂文王為殷諸侯不得

自為代故王有五而代止四也

洪頤煊俞樾謂堯舜當合為一代案祭法

云此五代之所不變也鄭注云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則禮家實不以堯舜為一代似不及盧說之長

距字誤

又疑距當為臣臣為巨轉寫作距也

海外肅慎

盧注云周武王時肅慎貢楛矢文麀

案

此注並本周書王會武王當作成王文麀王會作大

麀

武王卒崩

丁云卒字宜改既

劉校云上文有成湯

卒崩當是文法如此

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盧注云如繁者言如萬

物之繁也

孔云如讀如而諸讀為者

案洪頤煊說同

孫

校云案盧注意如不讀為而下君如財之發而用之

讀如而

案如當如字讀繁諸疑當云繁緒言如絲

之亂也緒諸同聲段借字

曰於此有工匠焉

孔云功工同

案功當作巧形近

而誤四代篇云巧匠輔繩而斲孔校未塙

發而用之

盧注云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

丁校動

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

盧注云觀君博聞

以立知焉 孔云如朱本作而觀聞宋本為聞觀从

朱本改戴校云當作而以觀聞也案聚珍本及汪中校同 案

此當以朱本為是四代篇亦云臣願君之立知而以
觀聞也此與彼同如而字通

君曰不足臣恐其足 盧注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

則臣云足所謂可否也 孔云宋本脫臣恐其足一

句从戴氏校本增 丁校云薦可替否見晉語九昭

二十年作獻可去否 孫校云恐其足三字於理有

碍戴校蓋從方本以意增也盧校補臣則云足汪中校同

案盧校蓋依盧注推定然亦無本可證當闕疑

如未之成也 孔云未宋本譌木从大訓及元本改

丁校未仍改木 孫校云木字不當改末下文草木

根鞞傷則枝葉必偏枯正與木之成反對 案虞戴

德篇云君之聞如未成也與此文同宋本不足據丁

孫說誤

疆萑未虧 盧注云言疆域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

孔云萑戴氏校本作數 案聚珍本及汪中校同 案疆萑疆數

義並難通草木無易常之理盧說尤牽強疑此當作

疆萬萬即宇之借字說文宀部宇籀文作寓从禹與
萬聲類同萋萬篆文形近而誤

非天自反人自反 孔云自宋本譌是从朱本改 案
人是反義尚可通朱本疑肌改不足據

朝事第七十七 案儀禮覲禮周禮大行人鄭注並引
作朝事儀是古本自有儀字竊疑儀又當作義與聘
義鄉飲酒義義同作儀者古字通也

命上公九命為伯 孫校云如孔說則命亦衍字官本
作諸臣之五等之命刪以定其爵下凡十八字案王
念孫

汪中校並从
官本是也

投壺第七十八

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 孔云哨宋本訛哨从吳氏逸

經改 案禮書百十四云大戴哨作哨又席小戴作

哨為誤此說是北宋本已作哨

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 孔云八分矢圓徑也 又云

小戴矢作籌無八分二字 王引之云八分當為八

介介猶枚也述 案禮書引大戴算大八分則北宋

本此矢字作大即冢上算多少言之算即小戴記之

籌也蓋此云算大八分猶下文云矢大七分並以圓
徑為大文例正同唯算大於矢一分相較不多也今
本大作矢則與算不相冢又與下文矢大七分之文
為重復足明其非也孔釋下大七分云前文云矢八
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
之矢其筭既短
圓徑亦殺非也盧校從小戴作籌八分義雖是而與
大戴舊本不合王校改作矢八介則文義並殊相去
益遠矣

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斛五升壺腹
修五寸 孔云壺高已下九字宋本並訛作小字

案此五句疑當在前矢大七分下中獲既置句當接下弓既平張云云歌詩當相屬不立以此節橫隔其間蓋傳寫錯著於此宜移正 又案禮書云先儒釋大戴禮謂壺尺二寸併頸腹言之則北宋本此九字已誤作小注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 孔云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此唯二十六篇又鵲巢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為雅蓋出漢人之記樂府所存非周舊也 案此

蓋秦漢人所記雅謂雅聲對下商齊為宋齊方音言之非詩之大小雅也投壺禮先秦時通行於邦國故歌詩則有雅商齊之聲鼓則有魯薛之節與六詩風雅不相涉也孔說未允

公冠第七十九 案此公當為五等諸侯之通稱盧蓋謂專屬九命上公故破四加玄冕為三加衮冕其說殊不塙也

其餘皆公同也

案皆下當稅與字

注照本有與字

公玄端與皮弁皆鞞

孔云與宋本謫以从吳氏逸經

改案以與古通用舊本不誤不必依吳改

朝服素鞞 盧云玄端諸侯朝服皮弁天子朝服鞞從

裳色皆素也 孔云朝服冠弁服也 案盧以朝服

為兼冢上文玄端皮弁為文也但禮經凡言朝服者

皆指委貌朝服而言無指皮弁服者惟論語鄉黨篇

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安國云朝服皮弁服然其

說殊未塙詳禮學不可依用

公冠四加玄冕 盧云四當為三玄當為袞字之誤

孔云四加者始加緇布冠玄端服再加皮弁三加冠

弁與玄冕為四也四加尊於士也不加衮下天子也
冠義正義曰天子當五加衮冕 案此經之義象說
差異而皆有難通盧意蓋以上文云公玄端與皮弁
皆鞞即公始加再加之服又云朝服素鞞者乃釋玄
端皮弁之義不入加數故注亦兼據周禮司服王眡
朝則皮弁服及儀禮諸侯玄冠朝服為釋明二服並
得為朝服也但此記及說苑修文篇家語冠頌篇皆
作四加玄冕而盧破為三加衮冕既嫌專輒而以朝
服素鞞為兼釋上文二服審校文義終有未安況禮

服通例鞞同裳色如以朝服素鞞釋玄端則是玄端素
裳與齊服衲玄不合仍是朝服而非玄端於禮例尤不合
孔冲遠冠義疏則不破字家語王肅注亦不破字又云
天子五加玄冕依王孔說則當初加緇布冠玄端再
加玄冠朝服三加皮弁以皮弁尊於玄冠也但以朝
服充再加與經文先後敘次既乖而冠禮通例重冠
不重服故凡異服同冠者皆不兩用禮緇布冠即玄
冠之古制二冠亦例無兩用倘謂初加緇布冠再加
玄冠朝服則顯違茲例知其非也士冠禮賈疏則云

大戴禮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袞冕賈氏亦不破字而以三加為爵弁

蓋以士冠禮推之但此經無爵弁之文耳孔氏補注

則以經朝服充三加而釋為冠弁周禮鄭注謂即玄

震說謂冠弁亦為弁制但司服諸服之等冠弁服在皮弁之下

則亦不得先加皮弁後加冠弁於差次終不合也攷

說苑脩文篇云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通朝服玄

冕四加文與此小異劉書即本此經而於經首句玄

端皮弁皆鞞玄端上增始加二字是以玄端即為初

加之服自來說者並沿其誤若然則朝服素鞞句為贅文如盧以朝服為即釋上二服則并玄冕亦止三加不得充四加之數故必破字而後可申其說孔以朝服充三加之一則又不得尊於皮弁於三加彌尊之義尤不合總緣經文首舉玄端即以為初加之服故勉強牽傅必不可通今以經文敘次及禮服尊卑之等差互詳釋竊謂當以賈說為是蓋經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鞞二句三加之服實已賅備但其敘次冠服則先尊後卑不依加之先後為次士冠經則以加

之先後為次故先卑後尊文例固不同也若然公初
加以緇布冠玄衣素裳即所謂朝服素鞞也與士禮
緇布冠玄端冠同而裳異再加則以皮弁與士禮同
三加則以爵弁玄衣玄裳亦與士禮冠同而裳異四
加乃玄冕矣蓋經舉冠服止四等一玄端一皮弁一
朝服一玄冕皮弁玄冕既無異義而朝服又必無用
爵弁之理且鞞同裳色而素鞞之與爵弁服亦迥不
相冢唯緇布冠為玄冠之古制以配朝服尚無不合
以士冠緇布冠配玄端相與比例亦正相類是朝服

必為緇布冠而玄端之必屬爵弁可例推也況經玄
端朝服既必非一服而緇布冠玄冠又例無兩用明
所云公玄端者必爵弁服之玄端亦即前諸侯遷廟

釁廟兩篇之玄服也

彼玄服盧亦釋為爵弁服但不
知其為爵弁之玄端耳詳前

蓋公初加再加三加冠與士禮正同但以裳鞞為異
故經於朝服著素鞞之文而於玄端皮弁則不著鞞
色以二服一玄裳緇鞞爵弁本服玄衣纁裳則用鞞
此玄端玄裳則宜緇鞞與
本服一素裳素鞞其色不同也如是則記文乃可通
而於禮服之差等亦復無舛賈援此記而釋之如是

當是齊梁禮家古義或出盧注之前自是塙話惜所
論不詳故略為申證之至天子冠禮經無明文玉藻
云始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緇布冠績纓諸侯之冠也則天子始加當易
緇布冠而用玄冠而五冕同玄冕則又不得與衮冕
分屬兩加然則王孔五加之說揆以一冠不兩加之
例不能無悟亦不如賈說之優孔氏從之疏矣續漢書禮
儀志說漢帝冠禮四加一緇布冠二進賢冠三武弁
四通天冠與賈說等次亦略同但初加仍用緇布則
是古諸侯禮與玉藻不合耳

其疇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 孔云采錦之雜色者或

疑采為束之誤其慶也以四馬 案或校是也此當

以朱錦束四馬為句束帛乘馬禮幣之常也孔讀四

馬屬下非家語作束帛乘馬可證此文之誤

周公使祝雍祝王 盧注云雍大祝定左與王為祝辭

於冠告焉 案祝雍宅書未見周書王會篇有祝淮

氏雍與淮篆文相近疑即一人也注定左字為疑當

作官名注本作當左亦非

導並大道邠或 盧注云邠或當為邠或聲字之誤也

案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引注作當為芬或芬注本作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盧注云凡一百 孔云此注不

可曉似校書者所記然推算前後字數亦不合姑存

之 案學齋佔畢引注作凡一百字以義推之疑當

作凡十一句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苟作穆穆

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案尚書大傳作月朝以注

校之似舊本亦當作朝日迎日于東郊 盧注云古者帝王以正

月朝聘案黃以周校改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

為萬品先而尊事大也

素盧校云所以十一字是正文尚書大傳可證

案

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有此祝辭末又云迎
日謂春色迎日也堯典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則此為
春分迎日之禮非正月朔之迎日也伏傳文最析此
文即本於彼末以正月朔云云及注古者帝王云云
伏傳亦有其文然在迎日祝辭之前蓋本是二禮淺
學錄彼文綴此而錯亂其次遂不可通耳章末注以
大傳校之並是正文誤作小注盧校唯以所以為萬
品先十三字為正文尚未審也

本命第八十

三年瞎汪本合然後能言 孔云瞎凶也 孫校云說

文瞎目童子精也从目喜聲讀若禧 嚴校云說文

無瞎字目部有瞎字義亦不合玉篇日部云瞎盛貌

也多熱也義與白異愚謂當作臍說文凶頭會增蓋

也或作臍古文作土玉篇肉部又作朐頁部又作顛

顛皆俗字韓詩外傳作腦家語本命作顛 案嚴說

是也臍瞎形近而誤

墳墓不坏 盧注云同於邱陵 孔云注四字舊誤入

正文今校改 孫按云同於邱陵四字當仍舊本作

正文

婦有七去 嚴校云內則疏作今婦有七出記文自兼

庶人言之

多言去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口多言去與下文合

案王念孫校同

不順父母去

案俞樾云去字衍文是也當刪

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

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

可與共粢盛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不順於父

母為亂德也又淫泆為亂其族也又不可與共染盛也

盜竊為其反義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竊盜與上

文合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

嚴校云內則

正義引取作受與更作曾經

殺人者罪止其身

盧注云周書云大命世小命身

孫校云逸周書命訓解大命世罰小命罰身

易本命第八十一

故人十月而生 丁校云董子陽尊卑篇人十月而生

合于天數也

耗土之人醜 盧注云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

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搏丁云大司徒作專考工記作搏

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 案盧

注引周禮多以今字改古字如保傳篇注引大胥仲春舍菜合儻仲秋班學

合聲諸疾釁廟篇注引內司服素紗是也此搏當作搏痺依大司徒文當

作痺

食肉者勇敢而捍 丁校捍改悍案聚珍本同云從方本汪中校同

